

大同土林： 华北大地上的地质史诗

本报记者 王东蕾



土林(资料图)

恢弘壮美的云冈石窟、飞阁流丹的辽金古建、雄伟险峻的悬空寺，人力建造之下呈现出大同古建的巧夺天工，除了地上文物的精巧绝伦，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同样让人叹为观止。《相遇大同》这一期走进位于黄土高原上的“魔鬼城”——土林，感受大地年轮之上跨越百万年的地质史诗。

土林位于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交界处，大同市东南方向约20公里处，从市区驱车20多公里即可到达，也是华北地区唯一已知的土林景观，以其奇特的地貌和丰富的科普价值而闻名。土林并非简单的

“土”林，它的形成是一个跨越数百万年，集合了特定物质、地质动力与时间的宏大故事，是一部由沉积、构造和侵蚀共同书写的“大地史书”。

据资料记载，约300万年前的第四纪晚期，这里曾是浩渺的“大同古湖”，水域面积广阔。周围山体的风化物泥沙和可溶盐类，被雨水带入湖中，经过漫长的沉积，形成了厚度数百米的松散沉积地层。沉积地层为四层，最底层是浅黄色的砂质黏土，向上逐渐过渡为灰白色的粉砂黏土，再上层是浅红色的黏土，表层则是黄褐色的现代土

壤。每一层都是不同地质时期环境的见证。

时间的转盘来到约两万年前，随着地壳抬升，湖水逐渐退去，沉积层完全暴露于地表。随后，在季节性雨水的切割下，土林开始初具雏形。每年夏季的暴雨沿着沉积物的节理垂直下切，而冬季的寒风则横向剥离表层土壤，这种纵横交错的侵蚀方式，造就了土林千姿百态的造型。

值得关注的是，土林顶部的铁质风壳起到了关键保护作用。这层硬壳像是给每座土柱戴上了“钢盔”，减缓了侵蚀速度，使这些脆弱的地质奇观得以保存至今。尽管有“钢盔”的保护，但土林是一种短暂而不稳定的地貌景观。其物质松散，持续的侵蚀会导致“保护帽”坍塌，土柱终将崩塌、夷平。我们看到的每一座土林，都处在它生命周期的“壮年”阶段，这更凸显了其珍贵。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将这里打造成了一座露天的地质雕塑博物馆。耐人寻味的地质奥秘、剖面清晰的地质图景展示了第四纪晚期的沉积序列，是研究华北地区环境变迁的宝贵资料。近年来，大同土林被确立为“国家自然资源科普基地”，承担起地质科普的重要使命。景区内设置了详细的科普解说牌，建立了地质科普馆，还开发了AR实景导览系统，让游客在欣赏奇观的同时，了解背后的科学原理。下一期，我们继续走近土林，品味这片神奇的土地。

世说

任翔宇

土林： 地质诗行与文旅远方

“山河列于外，精华藏于内”。亿万年的地质变迁，造就了大同独特的地貌，其中云州区的火山群和土林，不仅是大同地质地貌的景观代表，也是大同文旅阡陌奇葩的芭蕾朵朵。

我们先说说土林。

土林是大同这片土地人类繁衍生息的见证。从大同湖的湖底抬升出地面开始，风，水，时间，以及矿物质、胶质、盐碱等等开始了对这片土地的共同塑造，最终形成姿态各异、形状不同的土林风貌。这些土柱、土壁、土台，以及因形得名的狮子、人物等等，有别于雅丹，也与云南、西藏等地的土林迥然不同。与其说这是大自然对大同文旅的馈赠，还不如说，这是这片土地在漫长的时间长河里，从抗争到妥协，从成长到发育，从坚守到融合的变化与结果。

从2004年我第一次去土林探索拍摄，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这二十多年土林已经从“待字闺中”成长为特色景区，不过，游客与市民对土林的认知和玩法还有很大的“解锁”空间。

土林和火山不同，规模小，名气也小，开发和宣传得也晚。但是，土林很有玩儿头。影视剧可以玩，李连杰、向佐版的《封神传奇》，段奕宏主演的《引爆者》，网络短片《卷土重来》，微短剧《梦想重生记》等等，都选择了土林作为取景地，土林的奇妙造型，在光影里给剧情增色不少；研学可以玩，土林地质研学游，集自然观光、地学科普、研学求知、沉浸体验于一体，由此拓展开来的旅游地质学将是我市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之一，活力满满、前景广阔；“国家地理”式的打卡地标游可以玩，土林不仅成为大众推崇的热点，奇特地貌也成了出好片、出大片、方便在某圈某音某书收获点赞的优质拍摄地。

游土林，就是在读地质构造运动史，走进土林，沉浸于丰富多彩的地质遗迹，感受地球脉动，领略自然奥秘，是玩法，也是文化传播。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而在文旅融合的新语境下，土林这样的大同独特地貌正转化为连接自然与人文、历史与未来的超级链接。四季里，来看春花与土林相映成趣，来看夏雨与土林与驼队天人合一，来看秋色芦苇与土林宛若油画，来看冬雪中冰河土林凝固成冰封史诗，对土林的再认识、再发现，不仅要基于保护下的合理利用开发，更要紧跟时代步伐，采用新时代的旅游消费观念，对资源进行重新审视与定义。

每一次“相遇大同”，都应该有新的认知和触动。地质诗行还是文旅远方？对于土林来说，这不是单选题，可以是全选项。



关注大同日报融媒视频号
看更多精彩视频



关注大同日报抖音号
看更多精彩视频



关注大同文化公众号
看更多精彩花絮

大同邮政的历史记忆

乌金煤海之中，始终跃动着一抹绿色。《相遇大同》曾讲过红旗广场邮电大楼的故事，每到整点，雄浑悠长的钟声便回荡在古城上空，几代大同人听着这声音长大、变老，那是大同邮政史上的一个重要地标。而位于旧火神庙街的邮局，上世纪80年代曾是一个供集邮爱好者交换、购买邮票的主要场所。这一期，我们就来聊聊大同邮政的故事。

大同邮政的故事，是一部从官方驿传到公共服务的演变史，每一个时期都留下了独特的印记。历史上的大同，作为军事重镇和交通枢纽，从秦汉到明清，一直有发达的邮驿系统。例如明代，大同府管辖的驿站就有15处，负责传递文书、接待官员。清代大同的驿站配备了马匹、马夫，形成了严密的通信网。这套体系直到清末才

被现代邮政取代。

随着国家邮政的创办，1911年，清政府推行“裁驿归邮”，大同现代邮政体系开始萌芽。这一变革标志着通信服务从官方专属向公众开放的转变。在转型初期，邮政业务仍显简陋，但最早的函件业务开始出现，而随着时间推移，业务逐渐丰富，开始出现小额汇兑业务、汇款业务等。从这些变化中，也可以窥见大同的社会发展从封闭走向开放，经济活动日益活跃的历史进程。

上世纪80年代，大同邮政迎来了一个地标性建筑——矗立在红旗广场南侧的邮电大楼。这座建筑于1981年12月开始建设，1983年8月建成，同年12月1日正式营业。好多老大同人的第一本集邮本便在这里购买，对普通家庭而言，邮电大楼是连接外界的窗口。申请安装一部电话是件大

事，不仅需要花费三五千元，还得靠运气等到空余号码。电话号码从最初的4位逐步升至7位，记录着通信技术的进步。县区邮政事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1952年，在矿区中心地带设立了新平旺邮电所，拉开了邮政服务矿区的序幕。进入21世纪，大同邮政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邮政业务也在不断创新拓展，代理保险、基金、理财等多项金融业务陆续出现，这些服务也展现了邮政在现代化社会中的多元角色。

为了让大同邮政的历史不被遗忘，记忆永续。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大同分公司正在筹建大同邮政博物馆。建成后，博物馆将成为一个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展示珍贵的文物和生动的历史照片，无声地讲述大同邮政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历程。

王东蕾

从古老驿站到现代邮局

古时，有传送文书的边关驿站，今日，有穿梭市井的绿色邮局。从边关驿站到现代邮局，这一脉络的变迁，远非简单的机构更迭与技术替代。

汉代有“十里一亭，三十里一驿”的严整网络，明代有大同府辖下十五处驿站的繁忙景象，“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更是唐代诗人岑参笔下描绘的壮观情景。驿站的存在，强化了领土的政治整合，也维系了国家的统一与稳定。

现代邮政的诞生，则标志着一次根本性的“范式革命”。1911年大同邮政局成立，邮局便化身成为“民之桥梁”，核心也转变为服务民生、连通个体。昔日为八百里

加急而设的驿道，如今承载着学子家书、商界合同、游子乡愁。在新中国成立后，邮政网络也遍布城乡，正如此，才能让天涯海角的民众收到包裹，让矿工能将血汗钱安全寄回老家。

然而，技术的突飞猛进、时代的急速转型，也给这条绵延的脉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驿马被火车、汽车取代，电报、电话一度令书信黯然，直至互联网与移动通信的普及，更是带来了“降维打击”。2016年大同红旗广场邮电大楼的拆除，让那个曾经的城市地标、整点用钟声或《东方红》乐曲定义时间的物理中心，在数字洪流中悄然退场。

改变是必然，但邮政脉络中那些“不变”的精神内核，愈发清晰地显现出穿越与伟大的力量。无论深山僻壤，还是海岛边疆，中国邮政的绿色身影承诺抵达，这种“不计成本”的普遍服务，守护着的是公民基本的通信权利与社会公平的底线。一枚贴着邮票的信封、一张填写工整的汇票、一份需要亲笔签收的录取通知书，其所包含的情感重量、法律效力与文化意义，是虚拟信息难以完全替代的。

从古老驿站到现代邮局的演变，绝非一段走向终点的历史。它更是在传递文化、传递信任、传递温度。

王东蕾

